

致朱傑勤教授

尊敬的朱先生台鑑：

尊函拜悉，無限感動。對於前輩的學者榜樣與大家風範，晚生深深敬佩。

在晚生心目中，過往中外交通史之研究，馮承鈞、張星烺、向覺明素為人所看重，視為鼎足而三。此外，在目前之學界，您與姚楠、韓振華三先生，也是晚生比較崇拜的。韓為自己的授業恩師，而您與姚先生著作等身。至於研究之領域，您所從事頗為寬闊，這是由衷之言，而非奉承。在培養人材方面，由於所處崗位不同，您也作出頗大之貢獻。敝人曾對陳玉龍先生說過（在香港一次學者聚會上）：“您之高度評價向覺明，猶如當年朱傑勤先生之弔唁馮承鈞，均屬中外交通史研究的一段佳話。”

前輩希望晚生繼續研究中外交通，可惜因環境之故，未能持之以恆。一者香港比較現實，無市場之書是不能寫作的，想寫也少有人出版；二來囿於晚生之能力，尤其是語文不夠多樣、精湛，如再搞下去，難免捉襟見肘，只好見好就收，另圖發展。說老實話，《七海揚帆》一書只能算一通俗小冊子，是趕鴨子上架，因自己缺乏時間及水平去完成，丘進君時間也頗急迫，當時若早同您聯絡，以得到前輩的指導，也許面目又不同了。將來只有等待前輩之嚴厲批評了。

晚生在4月底離開Longman公司，5月1日到齡記履新，今後除擔任該公司的中文總編輯外，另須兼顧麒麟書業有限公司（屬同一集團）的策劃與出版等事。望今後與前輩多多聯絡，以求教益。

敬祝前輩玉體健康
並祝撰祺！

愚 佳榮拜上

1990.5.9

（此信寫作及發出之日，恰為朱先生離世之日，特致沉痛哀悼）